

吱扭吱扭的茄子

张爱丽

“紫色树，开紫花，开过紫花结紫瓜，紫瓜里面有啥？有芝麻。”

小时候特别不爱吃茄子。母亲把白菜、粉条，有时还有豆腐，跟茄子一起煮，叫“熬茄子”。茄子被切成小正方块，煮熟之后，黑乎乎的，茄子皮更难嚼。每当做这样的饭，我就吃得特别慢，等大人们吃完出去干活了，我就把碗里的茄子一勺一勺舀出来，扔到门台外的角落里。

长大后，这个记忆常常使我自责，原本可以跟父母说清楚，把茄子挑给他们吃。但那时候我胆子小，不敢表明观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物质还比较匮乏，我却干着一件可鄙的事。

不爱吃熬茄子，但爱吃茄泥拌蒜。茄子被蒸或煮成软软的一个，晾凉了，用筷子一搅，它就稀巴烂了。大蒜瓣放进捣蒜罐里，捣砸一阵，蒜也稀巴烂了。这时候，蒜香就飘满了屋。蒜泥倒在茄子上，滴几滴香油（芝麻油），撒上盐，拌匀，这道菜就完成了。

姥姥家也做茄泥。吃饭的时候，二妯子跟我说：“这个鸡腿你来吃吧！”我诧异，二妯子笑眯眯递过来一只茄子把儿。茄子把儿是空心的，里面也有软软的能吃的部分，茄子把儿下是茄子花蒂，吃起来很筋道。茄子肉软，茄子把儿有嚼头，手持茄子把儿就像把鸡腿横在腮帮子前。从此，我和弟妹妹们都知道了“鸡腿”，吃茄子把儿真能吃得津津有味。

“捣蒜泥”也叫“砸蒜”，小时候用木质的砸蒜槌，一下一下，砸得不够耐烦。后来换了石罐石锤，几下就把蒜砸烂了，我们姐弟又抢着去捣蒜。

深秋，院子里的茄子遭了霜，父母把架上剩的茄子全摘下来。有的茄子小小的，有的甚至刚从花蒂里露出头，父亲说这是“茄苞”。

母亲把小瓦瓮洗干净——腌茄苞。把蒸熟的小茄苞挤了水，一个个摆在瓮里，摆一层放一层盐，放一层花椒。过不久，就可以把小茄苞拿出来吃了。拨开花椒，筷子一夹，软茄子就下来一条儿。茄子软、咸、香、凉，非常好吃。

原来父母在地里种小麦、玉米，在院里种了几棵茄子。茄子就成了我们冬天里除了大白菜以外最好的美食。后来，家里地少了，父母竟然在村东种了一亩多地的茄子！

茄子开紫花，绿叶子大而涩。到了采摘季节，我带着小儿子、小侄子去地里帮忙。茄子多，靠拧不行，需用剪刀剪。咔嚓一声，一个茄子就到了手里，小心翼翼放进篮子，没放几个，篮子就满了，小儿小侄双手拎着篮子，叉着腿，一步一挪地送到地头，等着装车。

一开始，孩子们笑嘻嘻干活儿，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叫苦连天了。他们可不知道这吱

扭吱扭的大茄子会给家里带来收入。嫩茄子饱满、新鲜、光滑，与手不经意地摩擦、与别的茄子不经意地摩擦，都会发出轻微的“吱扭”声。这“吱扭吱扭”是形容茄子的水灵鲜嫩的。那真是要多水灵鲜嫩就有多水灵鲜嫩呀。

摘茄子一般都是傍晚，农用三轮（三马）装得满满的开回家，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就开着三马去城里卖。因为茄子品相好，很快就批发完了。茄子长得快，隔一天不摘就会有老掉的茄子，所以我们要天天去地里。每天，母亲开着咚咚响的三马往返于地里、家里和城里。父亲是开三马的好手，但他不去卖，他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父母都七十多岁了，家里所有的耕地都成了厂房和楼房，他们已经无地可种。因此，小院又成了他们的种菜舞台。不光春夏，秋冬也种，因为父母会在院里搭起大大小小的塑料大棚，种各种蔬菜，供我们吃。茄子不再大面积种了，种两畦，几行，足够了。像第一根丝瓜必是让我们吃掉一样，每年长好的第一个茄子，也一定会让我们带走。

冰箱里摆放着紫红的茄子，蒸茄泥、炒茄丝、熬茄子，我都爱吃。是的，现在，熬茄子也爱吃了。当然最爱吃的还是“茄泥”，连捣蒜这个环节也不能省略。月亮里嫦娥的玉兔捣长生不老药，古代先民用杵臼捣草药，巫女捣魔药，所有的角色都可以试一次，到最后，还是愿做一名家庭主妇，捣着普通的岁月，陪着平凡的家人。

超市里的圆茄子、长茄子，皮厚皮硬还空心，哪里有我家的红袍茄子好呀。但是，时光流逝，地里大片的茄子变成了小院里的小片茄子，父母也慢慢驼背了。好在，他们都还结实。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在群里发信息问父母“那年我们种了几亩地的茄子呀”“茄子的品种是叫‘大红袍’吗”“腌茄苞的时候需要加水吗”，父母很快就回复过来，还说，到城里去批发，整条街上，数咱家的茄子卖得最快。

关于父母种过的农作物，只要我问，他们第一时间就能回答我。我保存着父母种茄子时的照片、养羊时的照片、摘苹果时的照片，翻出来发到家人微信群里，全家十几口人就一起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有一年写传奇小说，我把一个反面人物气急败坏的样子形容成“一朵蔫了的茄子花”。有个妹妹惊道：“茄子花？你是怎么想到这个词儿的！”

她不知道我曾站在大片的茄子地里，茄子开花、落花，长叶、落叶，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记得清清楚楚呢。

你的扬琴仍在悲鸣(组诗)

——献给陈超
白月霞

西郊墓园

我是通过一本书认识你的
它有着黑色的大理石封面
厚如上帝之城的圣经
正如多雨的西郊将你的灵魂供奉
通往你的路铺满砾石
我的心被硌得血流不止
路的一侧是不归的河水
另一侧是永恒的十四级悬崖
我胆怯，对自己的无知怀有羞愧
所以才有资格成为你的朋友
在你目光坚毅的探照下
搁浅的小鱼，干燥，急切
坚定地游回普遍困境的水中

你的扬琴仍在悲鸣

许多年后，我才来到这里
“诗歌铺成烈焰和鲜血卷宗的
地方”
传说你仍在写诗，你的扬琴仍
在悲鸣
我不知如何介绍自己
于是走进花店，从冬日寒冷的中心
一步步临近春天的词语列阵
我和茉莉、洋桔梗坐在教室
你嗓音洪亮，竟是为了穿透此
刻的寂静

我们听到的，已是你前世的回声
你的声音独立于众多其他的声音
反复调试之后，你用飞翔这个比喻
使自己拥有了自由的羽翼

阶梯教室

就是在此时，薄冰初现的两点半
成为你的学生
就是在此地，全息投影再现你
的课堂
虚构出我从未见过的场景
成为中学教师、记者和诗人的师
范生
从学校、战场和旷野回来
共享二百多个座位的热烈空间
甚至诗神也只能站在走廊旁听
大步跨上讲台，你额头因汗珠而
闪亮
那些伟大的诗人自你口中诞生
他们的诗句与你的咖啡一起
持续加热周围的空气，听的人像
发了烧
你弹吉他的手下写——
做个人真实情感的歌手
你以诗人之口诵读——
在冬夜，谁疼痛地把你仰望
多么美好，那时青山未老
西郊还没有修建高于人间的墓地
坐在教室里的人正值青春年少
生活还没有赐予我们如此多的
伤口

在冬日归来

你骑车在校园里快速穿行，卷起
落叶
女生连声尖叫，而男生吹着口哨
他们听说过你的名字，熟悉你讲
课的方式
但认不出你此刻示人的形象了
420报告厅座无虚席

你最爱的学生坐在你的椅子上
讲述你的故事，他几度哽咽
但还是用微笑替换掉泪水
后排是更加稚嫩的新生代
有着酷似你1978年春走进大学
校园时的脸
他们是你未完成的诗行
后生可爱，你长者的笑容温和
夜深了，你仍在环形校园游荡
你的脚步没有声响
却拨动了琴弦
蒙着灰尘的旧吉他，轻轻回应

深潜

只有通过一次次深潜
才能与你相见
这一夜她深入地府
被告知不可以开口，也不可以回头
她谨遵命令，接引你穿越黑暗
把你带回三宏公寓的家中
她挨着你坐在沙发上，默默不语
她揩去她脸上的泪水
她停止哭泣，起身去熬药，去研
磨食物
当地回来，你已经离开
逝去的时光被她唤回又丧失
而新的梦境正在形成

老友记

你的老友坐在第一排
而我在他右后方
退休之后他获得新身份
走在人群中会有匿名的喜悦
他的喜悦也是你的
当你成为一枚小小的飞行器
在虚空日夜守望人间
你的办公室与他的相邻
你会在课间和他用暗号交谈
一个至深者呼应着另一个至深者
岁月没有夺去他眼中少年的光
他的微笑就是你的微笑
因此我觉得与你越来越熟悉

当你走后

慧泉停止喷涌，荷塘里的残荷
和放学后的校园一样毫无生机
竹在林中保持君子热爱诗歌的
品质
严寒的月份如此漫长
溶入松柏绿色的血液
你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缩小
直到微不足道

流传

刘晓飞在我朋友圈留言：
看到照片突然想起了十七年前
和老师一起抽烟的情形
陈老师是我读硕士时的导师
郑浩克说：大学女友是河北师大的
我从唐山师院逃课去找她
然后陪她去听陈老师的课
你的诗在，你的脸庞在
关于你的传说
已知的和未知的一样多
后记：10月30日是敬爱的陈超
老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谨以这组诗
致敬诗人和诗歌。

*《诗野游牧》第213页，陈超著

